

## 权利声明

对从博库网 (www.BOOKOO.com.cn 和 / 或 www.BOOKOO.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 (BOOKOO, Inc.) 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 (BOOKOO, Inc.) 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 Inc. 的商标。

## 目录

权利声明.....	1
目录.....	2
多情岁月.....	3
黄土生金.....	69
——扶贫纪略.....	69
金子血.....	137
青春漂流.....	182
手舞足蹈.....	244
雨打梧桐花.....	323

## 多情岁月

八路的女儿雅芹还没有随着她的父母搬进三河县城去住的时候梁建国还没有被学校开除，那一天正午阳光十分明丽，梁建国看见雅芹她父亲的大盖帽沿很短，像半截牛舌头压在额头顶上，可是大盖帽子两旁的肩章上的星星却很明亮，二顺子跟在梁建国的屁股后头一遍又一遍地说：

“肯定是金子的。”

被二顺子嘀咕得早就不耐烦了的梁建国终于骂了二顺子一句：“滚蛋吧！八路穷！”

随后就听见“叭叭”的响了两枪，雅芹父亲手里的手枪冒着淡淡的青烟，两颗金子般灿烂的弹壳跳在地上，雅芹燕子似的跳着捡起弹壳，即刻尖叫起来：弹壳还热，把她的小手心儿烫痛了。

雅芹她父亲鸣放的两枪并没有消灭什么敌人，天下已经打下，江山已经坐定，八路的军官骑马挎枪回故乡，放两枪逗孩子玩的。

两枚金子般的弹壳捧在八路女儿的手心里滚动，失去了弹头的一端是黑乎乎的洞，那是火药燃烧的痕迹。

好多个中午和傍晚，梁建国 屁股旁边磨蹭着书包在野地里痴情地转悠，他专心致志地寻找雅芹的 父亲射出的弹头。由于射击时的漫无目标，便给寻找遗留了巨大的困难。又耐心又焦躁的梁建国在野地里跺脚大骂，又粗鲁又野蛮的语言 被个忠实的小学生报告给梳了两条大辫子的老师。老师听了小学生的 叙述只是把脸儿红了一红，两条大辫子往肩膀后头一甩又上课了。老 师来自中流河的上游，两面腮上都有不十分明显的疤痕，有人说那是 冻伤。老师说：

“梁建国，你把课文读一遍！”

梁建国抬起头来看老师，他忽然想到，老师真美丽呀，腮上有疤 痕也美丽。

梁建国终于找到了一颗弹头，那点豌豆粒样的东西在一块石头上 击了一下，在石头上留了一道白色的伤痕就躺在旁边了。梁建国把掌 心作成小碗让弹头在里面滚动，他的掌心里有凉丝丝沉甸甸的感觉重 复运动。他捏起弹头用两只手指捻弄，他觉得弹头真光滑但是真坚硬。他高兴地大叫：

“雅芹，我捡到了你爸爸的子弹头！”

八路的女儿意志非常坚定，她坚决不相信梁建国手

上的那粒东西 是她父亲一道火光射出的。梁建国费了好多言语都不能把她说服，忽然想出了验证的办法，他说：

“拿你的弹壳来。”

雅芹顺从地伸出手来，金灿灿的弹壳在手心里躺着，灿亮的一端 是黑乎乎的圆洞，梁建国捏着弹头往上一触，弹壳嵌住弹头合为一体，雅芹的小脸刷地红了。她一翻手掌把完整的一粒子弹扣在梁建国的手 上转身跑了。二顺子大叫：

“噢——”

梁建国盯着雅芹的背影久久地凝望：他看见雅芹的肩头托着两只 小辫。他不知道雅芹的小辫什么时候长到这么长了。他向着二顺子喝 道：

“把嘴闭着！”

此后的无数个傍晚和正午，梁建国的屁股上驮着书包，把布帽的 帽顶用柳条子弯成圈圈撑起大盖，朝着二顺子挥舞着手枪大喊：

“八格牙鲁，死啦死啦的！”

二顺子瞅着黑洞洞的枪口一点儿也不害怕，齜着牙嘻笑，把大拇 指头和二拇指头比成个八字当手枪使唤，也同样地大叫：

“八格牙鲁，死啦死啦的！”

梁建国很高兴，哈哈地大笑，把手枪插到裤腰带上别好。手枪的木头把子贴着肚皮先是凉丝丝的，后来也就变得温暖了。绑弹壳的铁丝硌着小肚子的痛楚怎么也不能消失。

手枪久久地别在腰里。梁建国的腰间鼓鼓囊囊地看着雅芹从村子里搬走了。雅芹的八路父亲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三河县城工作，把雅芹和雅芹的母亲一起接到东流河边的那座县城里去住，梁建国眼睁睁地看着雅芹坐上了马拉的大车。大车上装了家俱和行李。车把式摇了一下鞭子好像响了一枪，雅芹的手朝着梁建国一扬，半空里划过亮闪闪的一道金光，梁建国张口接住另一枚金灿灿的弹壳，梁建国一下子记起，雅芹的八路父亲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正午放了两枪。

“叭！”

“叭！”

车老板的长鞭在半空里摇动，甩出脆响，驱赶着拉车的牲口。二顺子说：

“操，真响！像放枪。”

梁建国扯出腰带上的手枪抵到二顺子的脑瓜子上，

大叫：“缴枪 不杀！”

二顺子浑身一抖举起手来，他看见梁建国的眼睛红了，一大颗眼泪从红眼睛里骨碌滚出来，叭地砸到地上摔碎了。

麦收后不久天气就热得不行了。梁建国和二顺子在村子东头的场园里站桩，身上的汗直出。赵邦成老头说：

“骑马蹲裆式，先练骑马蹲裆式。”

这是夏夜。梁建国看见赵邦成老头光亮的头顶周围是朦朦胧胧的白色。老头赤裸着上身，胸膛和脊背上闪着古釉似的光泽。老头会功夫，动起手来七八条汉子也近不得他身。梁建国他们从没有看见老头跟人打过，他们只想着跟老头学功夫，老头就叫他们一夜一夜地站桩，练骑马登裆式。老头说：

“这不行，拉屎的架子，就是挨打的架子。”老头在梁建国的腿上落一下手，梁建国的腿一软，跪倒在地上了。

“这样，这个样。”老头站好。月光里梁建国看见老头的两只眼睛如同两颗星星，烁烁闪亮，挺直的上身如桩，绷直的双腿如弓，平直的脊背中间是脊椎通过的地方，形成了一条凹槽有微光从那里流下。梁建国用足力

气在老头的脊背上推一把，老头的身子纹丝不动。老头收了架势呵呵一笑，说：

“练吧，就这么练，骑马蹲裆式。”

梁建国重新站好，目视前方。他看见前方有一片朦朦胧胧的白色，他知道那是雅芹家的那所房子的灰盘。那所房子已经空了好几年了，可是山墙上的灰盘依然很白。那一个夏季的夜晚，梁建国去生产队的瓜田里偷瓜被支部书记赵本堂抓住了，赵本堂握着他的手腕子从瓜田上走下来，走进场园，梁建国向西一扭头，就看见雅芹家的山墙上白色的灰盘一片朦胧。他的手腕被支部书记抓握得很痛，他想挣扎，他想反抗，他摸了一下腰间，腰间的手枪早没有了。离开了自己村的小学校到姚家完小上学以后，手枪被老师没收了，四枚弹壳也被老师从兜里搜了去。

梁建国被学校开除了。共和国此时的校规如同它的国法一样严苛。立过大功的两个八路的大官已经被两颗子弹头处决了，因为贪污。那两枚金光灿灿的弹壳落在了谁家的孩儿的手里玩耍呢？

“国啊——”一声老妇人的呼唤在夏夜的村庄上空荡开，呼唤声里母亲的慈爱被夜露包裹得沉沉的。

二顺子说：“你妈叫你。”

梁建国骑马蹲裆立着，说：“不管。”

“国啊——，国——”老妇人的呼唤依然在村子的上空抖荡，沉沉夜露的包裹中加入了焦灼，那种焦灼的干涩怎么也不能在湿露中润开。

“答应。”赵邦成老头敦促说。

梁建国不耐烦地应一声：“哎——”

“来家睡觉。”

“知道了。”

赵邦成老头说：“走吧，走吧，都回去睡觉。”

“快来啊。”老妇人又喊了一声，便不再喊了。

都不肯走。流萤在空中飘游，听得见流萤的翅子营营的鸣颤。场园里堆着的大堆麦糠麦草弥散着浓重的麦收的余味。仰着脸看银河横在当空，那么渺远却又那么切近，大家的身上和脸上都映耀着星河的幽光。谁也不练骑马蹲裆式了，就坐在硬光光的泥地上，看天。梁建国求着赵邦成老头说：

“再讲个故事吧。”

赵邦成老头说：“没有故事了，都讲完了。”

梁建国说：“讲，再讲个逛窑子的故事。”

赵邦成老头呵呵地笑了。他闯过崴子，在大连的码头上扛过大包。他说他那一帮弟兄讲义气，他排行老九。问他玩过多少女人，他总是 很得意，说：

“三十来个吧。”

梁建国眼巴巴地瞅着老头，催促他：“讲，快讲。”

二顺子他们也急巴巴地瞅着老头，说：“讲，快讲。”

老头晃晃脑袋，说：“小家伙不好听这个，娶了媳妇才行。”话 刚说过，却看着梁建国说：“我那会在大连遇见了你爷爷，你爷爷是 刚上去。我说，晚上找个地方玩玩吧。我知道你爷爷怕你奶奶，以为 他不敢。没想到他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了。到了晚上俺两个进了一家。坐下以后喝着茶，老鸨叫一声：‘过！’那些娘们就流水似的从眼前 过。一个个全都穿着半截红裤衩，光着上身。我喜欢小奶子挺挺的，你爷爷喜欢布袋奶子。一圈走过以后，我已经瞅准了，可是你爷爷还 没有看准，看花眼啦，老鸨就再叫一声：‘重过！’”老头高声朗朗 地喊了一声戛然而止，站起来拍打拍打屁股说：“走啦走啦，都回去 睡觉。”

梁建国追着问：“下面呢？下面呢？”

老头说：“下面？下面就睡不着觉啦，哈哈……”

老头笑着走了。梁建国二顺子他们真的睡不着觉了。他们在场园里站桩，练骑马蹲裆式，一遍又一遍地大喊：

“过！”

“重过！”

梁建国看着雅芹家的山墙，那面灰盘一片朦胧的红色。二顺子大喊：

“过！”

梁建国如在梦中，两手擎过头顶，喊叫：

“重过！”

那一夜雅芹睡在三河县城的一架蚊帐里。蚊帐轻薄而柔曼，蝉翼似的垂下来保护着睡觉的雅芹。县城的蚊子在帐子外面徒劳地哼哼，一点儿也近不得雅芹的肉身。雅芹在枕上散开了发辫，把一只胳膊擎上去搁在枕上，天气太热，女孩儿把衣裳也全脱干净了。半夜过后她忽然从梦中惊醒，睡梦中好像有人在大喊，可是她一会儿又睡过去了。第二天她一点儿也没有记起夜里做的是个什么样的梦，她发现胳膊上起了一块红肿，她立刻断定准是蚊子咬的。

远离了雅芹轻薄柔曼的蚊帐二十余里的梁建国二顺子他们几乎一夜没睡。小子们疯了似的谁也不肯回家去

睡觉。他们先是一遍又一遍地大喊“过”“重过”，到后来安静下来不知该做什么勾当才好。梁建国说，睡觉，往光溜溜的场园上一躺，随即二顺子他们也跟着躺下去。躺了一会儿梁建国又说，不行，泥地上睡觉得病。爬起来率先跑到麦草上躺下。二顺子他们也跟着滚上去。没有轻薄柔曼的蚊帐垂下来保卫他们年轻的身体，蚊子嗡嗡地糊上去，大家呱呱地自己打自己。梁建国一个高蹦起来喊一声：

“过！”

二顺子他们呼呼隆隆地从麦草里跳出来大喊：

“重过！”

他们开始盼天亮，望着东面乌悠山肩膀上升起来的星星，二顺子说，那是大朦胧星。梁建国说是启明星。二顺子说，一样，于是大家齐声诵念：

“大朦胧跑，二朦胧撵，  
三朦胧出来就亮天……”

天傍亮的时候他们终于在麦草里睡过去了。太阳晒着屁股的时候梁建国回家吃饭，吃完饭以后觉得浑身刺痒，张了两只手浑身抓挠，胳膊胸脯立刻鼓起一片一片小红疙瘩。妈要下他的小褂一看，衣缝里蠕动着—串针

尖似的小生灵，像密密缝缀的针脚。梁建国的妹妹小芬眼尖，凑上来一看惊叫一声：

“哎呀，是鸡虱子！”

麦收过后场园的麦草里是公鸡母鸡们乱刨乱叨的地方，吃饱了喝足了也在那里野合。

梁建国的母亲又疼又气，说“国啊，那是人睡觉的地方吗？”

梁建国咧咧嘴在手指上用力，狠不能把浑身的皮抓下一张来。小芬看哥哥的手够不到脊背，就搭上一只手在哥哥的脊背上挠。妈叱一声女儿：

“干你的活去吧！”

女儿撇一下嘴，扭着腰肢走出门去。看着小女儿扭动腰肢的背影，做母亲的一下子把大女儿想起来。

那时候大芬在村子里的土台子上演戏，穿了母亲出嫁时穿的红绸子袄，胳膊腰身胀鼓得紧梆梆的。女儿就那么紧梆梆地胀鼓着身子在土台子上扭动腰肢，吱吱呀呀地唱：

“梁上双栖燕，

两相看不见，

郎啊郎，

仰望着残月愁肠断，  
盼君早日返家园……”

大芬在台子上流泪，泪眼含情，台子底下一双男人的眼睛瞪得老大，夜夜跟着大芬的腰身转。小村的土剧团正月里演遍中流河两岸的村子，那双男人的眼睛一夜不曾离开过大芬的腰身大芬的泪眼。那真是一双男人的好腿脚，跟着土剧团走遍中流河两岸一十八个村庄。

那一天晚上就叫媒人上门来了。大芬她爹一听便火冒三丈：

“他想瞎那眼珠子！我姓梁的这辈子也不跟穷八路结亲！”

是的，那是个八路。

那原本是富裕人家的子弟。老程家是小村的大户。到了八路的父亲这一辈，父亲抽大烟又嫖女人，把山岚和土地连同房产都抽光了嫖光了。一个黑夜，趁父亲又去找人家的女人荒唐的时候，儿子跑了，跑到东面参加了打鬼子的三军。打完了鬼子又打完了老蒋，八路回老家看戏，看上了梁家女儿的好腰身。

女儿的父亲也当过八路，那是四七年大参军的时候，他跟着队伍戴着花披着红地走了，还没开上前线又偷偷

地开小差跑了回来，差一点被村子里的农会除掉。

有好几个夜晚女儿久久不归，天亮后母亲看见女儿的脸异常的红润，仿佛有丰满的汁液要从女儿的身上溢出来，那双眼睛里不唱思夫的戏文时也含了莹莹的水光，扭动着腰肢从院子里走过的时候母亲看出了步态的异样。母亲悄悄地劝丈夫：

“给她应了吧。”

固执的丈夫鼻子里哼一声，说：“把闺女给他妈的穷八路，等我死了吧。”

做母亲的在心里哭泣。一天清晨醒来，她没有在女儿的炕上看见大芬，女儿的被窝是凉的。

大芬跟着八路跑了，那是春天。

大芬爹死在冬天里。

梁建国光着屁股在水库大坝上跳舞。水库大坝修得很高，顶面很宽，是上山下地的大道。从大坝根底直到坝顶高高的坡面上植了棉槐条子，夏季的棉槐条子密密匝匝地遮蔽着大坝，像一道高耸的绿色屏障。梁建国和二顺子他们脱光了身子下水库洗澡，赤条条的在水里浮沉，肩膀脊梁是栗黑的，只有屁股很白。在水库里游了个来回他们爬上坝顶。梁建国折了棉槐条子圈了个圈戴

在头上，好像电影上伪装起来行军的八路，又编个小环拴在腿间，丛林里的野人似的跳舞。他头向前伸胳膊向前舞，样子像瞎子摸路。两条腿间的绿环掉到地上，梁建国仍然舞蹈，他自己乐得哈哈大笑，二顺子他们也哈哈大笑。二顺子望望远处，说：

“雅芹来了！”

梁建国怔了一下，停了舞步，接着又跳起来，嘴里唱着火红的年代最流行的歌曲。

光着屁股围坐着看跳舞的小子们都有些慌张，二顺子说：

“都不跑，看看她敢不敢从这儿走。”

梁建国向远处瞄了一眼，微眯上眼睛继续跳舞。有人要往水库里跑，二顺子英武地说：

“看看谁敢不跑。”

梁建国边舞边说：“熊了的是个儿。”

雅芹走上水库的大坝，白花衬衣在绿色的棉槐丛中闪现。梁建国又往远处瞥一眼，忽然停了舞步扭转身子慌慌张张地跑一气，扑通扎进水库里去了。随后又有几个光屁股的小子跳进水里，库面上腾起一片水花。

二顺子嚷着：“熊喽熊喽——”

二顺子独自在大坝上坚持，雅芹的花衬衫在向这里逼近。雅芹的目光直射过来，二顺子把眼睛一垂，终于扭转身子，也跑进水里了。水库里一片噢噢的怪叫。雅芹高声地扔过话来：

“我见得多啦！死的活的，什么样的没见？”

呆呆地看雅芹的花衬衫远去了，消失了。二顺子对梁建国说：

“你先熊了。”

梁建国说：“你能，能个屁！”

二顺子说：“你说她真的看见得挺多？”

梁建国肯定地说：“她是为了学习，学医的什么都得看。”梁建国忽然感到了一阵沮丧。有几年，他也一心要去学医的。他在小学校里看见了一张报纸，报纸上登着医学院招生的广告，不仅在校学生可以报考，不在校的也可以去考。他于是开始自学数理化了。他是在五年级的时候被开除的。他于是从分数和比例开始学起。他先是把二顺子当老师，让二顺子给他解答他遇到的难题，他的难题把二顺子难得直眨巴眼睛。他说，二顺子你真是白拉倒。二顺子说你去问俺老师吧。二顺子正上东村的农业中学。二顺子的老师是个美丽的女老师。梁